学生版世界文学经典

欧也妮·葛朗台

〔法〕巴尔扎克　原著
牟术石　译写
范迎新　绘图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

导　读

“金子！黄黄的、发光的、宝贵的金子！……这东西，只这一点点儿，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，丑的变成美的，错的变成对的，卑贱变成尊贵，老人变成少年，懦夫变成勇士。”远在文艺复兴时代，莎士比亚就洞察了金钱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及罪恶。十九世纪的巴尔扎克对金钱作了更“透彻的研究”，他的艺术大厦——《人间喜剧》就是一部“金钱与买卖的史诗”，金钱泯灭了人类美好的情感，金钱模糊了是非美丑的界限，金钱使一切人生活动都变成买卖交易，金钱的魔力棒几乎左右了社会人生的全部空间。

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是《人间喜剧》中的力作，一部人类金钱欲的悲歌。老葛朗台对破产的兄弟毫无同情之心，对病变的妻子毫无夫妻之爱，对亲生的女儿也无父女之情，他那像鹰隼一样的眼睛永远闪烁着贪婪的光，目光死

死盯在金钱上。而年轻的一代却有过之而无不及,甚至将爱情也视为金钱交易,查理在金钱欲的角斗场中几经角逐,心变冷了,只想为财产而结婚,使挚爱他的欧也妮上演了一出“没有毒药、没有尖刀、没有流血的平凡悲剧”。“金钱是一种新的社会形式,它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压力和焦虑,引出了新的灾难和欢乐。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获得充分发展以前,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它产生的作用相比。”由此看来,金钱将是一个人人关注的主题——它永远不会古老,也永远不会新鲜。

目录

一　古老的索漠城 …… 1
二　葛朗台一家 …… 14
三　巴黎的堂兄 …… 47
四　少女的初恋 …… 83
五　吝啬鬼的阴谋 …… 122
六　灰色的爱情 …… 150
七　家庭的苦难 …… 178
八　痛苦人生 …… 213

一　古老的索漠城

索漠城是远离巴黎的一座古老的城市，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建成的。但是岁月的流逝、时代的变迁和发展仿佛都没给它留下游丝般的痕迹。它既没有大都市的喧嚣，更没有大城市的繁华，这里依旧古朴、陈旧。

一条起伏不平的街道直通向街心的一座古堡，来不及浏览小镇的风光，映入你眼帘的却是灰一样的死寂。古老的建筑伫立两旁，仿佛已有二、三百年的历史，经过风吹雨淋已经变得发黑，像一座座古老的教堂，透射出阴沉的光。让你觉得仿佛置身于无人的荒漠、凄凉的废墟。街道是用小石子铺成的，走在上面发出清脆的响声，仿佛这响声会打破这种阴沉，定会招来几个魔鬼或妖怪。魔鬼和妖怪自然是没有的，但这清脆的、陌生的回响却惹得几位好事者懒懒洋洋地探出身子，又用好奇的目光盯着你，令人毛骨悚然、抑郁不欢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

小城中这些古老的木屋，大约都是三百年前造的，天长日久，经过风吹日晒，现在都已经变黑，但有些还很坚固。当你走在这条古老的大街上，这些洋房的顶梁上面都雕刻着各种各样的图案，好些图案的油彩还依稀可见，虽然有些木头已经开始干裂、腐烂，但这却不影响你看出图案的大致轮廓来。上面的形象栩栩如生：或是一双比翼双飞的鸟儿；或是一对戏水的鱼儿；或是一对高飞的白鹤；或是一群南归的大雁，也有的分不清形体，看不出个究竟，但却依稀让你感觉到当初的美丽和繁华。也许这些图案都是以前流行的，把这些图案高高地绘在房顶，或许这还是一种吉祥如意的象征。但究竟象征着什么，已经无从查考，要是一个有经验的考古学家来到这里，他会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的。他们定会认真地考察一下这些图案的真正含义，找到这种艺术繁荣的原因，也许只有他们才能从中找到真正的快乐。

也有些地方，房子已经破败不堪，经过三百年风雨的洗礼，即将濒临倒塌的边缘。屋子的横木盖着石板，但却渐渐向下弯曲，仿佛一阵大风都会让这些房子变成一片废墟。虽然房子的主人在竭力地整修，但这种情况

却不会持续多久。就在这些不太结实的房子里，人们一样过着正常的生活，他们把自己的广告写在那已经脱落的墙壁上，用白色或用天蓝色涂抹之后，让人更觉得这鲜艳纯净的颜色更增添了老街的几分凄凉。但这是简单、也是方便的生意招牌，索漠人世世代代都用这种古老的方法招揽生意。

有些地方，假如窗框还没有腐烂，那时你一定要走过去观察一下，你就会惊喜地发现，原来那细细的窗棂和粗壮的窗框上都雕刻着各种精美的图案，这些图案大多是花鸟，十分逼真、精美。虽然有些木料已经腐烂了，油彩已经脱落，但你却依然可以找到往日的印痕。但索漠城中的人对此却早已熟视无睹了。这些房子里住的大多数是穷人，他们在外面整日奔波，已经无法享受这古典的美了。但生活中却又不能缺少美的事物，他们便在窗台上放上一盆石竹或蔷薇，但窗台仿佛已经不能承受花盆的重量，一有风吹草动就会使窗台折断，令人担心不已。

有的大门上用粗大的钉子钉成各种图案。一是美观，二是吉祥的象征，但这些钉子的年代确实是太久了，上

面已经生出一层厚厚的墨绿的铜锈。至于那些图案的含义，就像房顶粗大木梁的图案、窗框精巧的雕刻一样，没有人能真正弄懂其中的含义了。也许是一个虔诚的教徒表明自己的信仰；也许是一个旧教徒反对新教而对亨利四世的诅咒，也许那是权力的象征，总之，没有人清楚。

在这条大街上，底层的建筑大多是一些商店。就在这不起眼的建筑中要供应全城中的需要。这些商店中仍然保持着古朴的风气，宽大低矮的店房，没有铺面，没有摆在廊下的货物。这些商店没有装饰精美的橱窗，在这小城中似乎并不需要这些来招揽顾客。两扇对开的门总有人进进出出，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，仿佛马上就要垮掉。窗户有两块对开的护窗板，白天的时候拉开，晚上则在门板外锁上一把锁。就在打开与关上的那一刻，一天的工作也将宣布结束了。白天的时候，虽然窗子是开着的，但屋里仍然很黑，一切又是那么古朴、自然。走进店门，就看见暗灰色的顶棚、灰白的墙壁，墙角随便地放着货物。如果有一束阳光透过窗子照在这些货物上，那就是他们最好的招牌。至于货物的种类那要依据

商店的性质而定。如果是一些农用杂货店，就会有几把铁锹或锄头零乱地放在窗口下边。柜台里放着几捆帆布，几捆绳索，靠墙则是一排排桶箍。这在索漠城可是销售最快的商品。每当秋收季节，人们就会打破这古老城市的沉寂，穿梭于店铺之间购买自己所需的商品。

索漠城是以葡萄著称的，在这里随处可见葡萄园。因此，两旁的商店大多数与种葡萄有关。在这些小店中，要数做酒桶的商人生意最红火。夏天来临之时，他们也同小镇一样沉默，但心中在盘算着今年的收成，然后估计能卖掉多少酒桶，需要多少木材，据说，他们的这种估算相当准确，有时相差也就在一两块上下。

假如你独自走在这条安静的大街上，看见一个白白净净的姑娘正在做女工，你走过去想和她说几句话，她就像躲避瘟疫一样迅速逃跑，而是招呼她的父母来应酬你这个陌生人，至于她父母对你的态度，那就要根据你的衣着和花钱的数目而定了。

小镇人关心的惟一事物就是天气情况，尤其是在秋天，一场秋雨都可使他们的葡萄减产，葡萄酒的价格也会随之下降。因此，人们关心天气，天天都巴望能够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

一个好天气。早上起来，喜欢看到火红的朝阳冉冉升起，这样他们一天的心情都会非常激动，做起事来精神百倍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又虔诚地祈求上帝，希望带给他们又一个阳光明媚的黎明。总之，天气的好坏决定着小城的一切，人们喜欢听到："金子一般的天气！"对每一个人来说，这句话都代表着一份可观的收入。

小镇的生活是安静的，每天都与昨天没有什么区别。只是在天气好的时候，街面上就会活跃起来，人们忙进忙出，张罗着自己的生意，也有些人放下手中不算忙的生意，在店门口和熟人一起打哈哈取乐，说长道短，刺探别人的秘密。哪家的妇人要是买了一只竹鸡，他们定会问问价格，问问鸡的肥瘦，她做得怎么样，她的丈夫是否满意。天气好的日子，人们就会走出那漆黑的房子，带着妻子和儿女当街吃饭、谈话，如果有一个陌生人经过这里，他们一定会仔细盯着他，不论男人与女人都伸长了脖子瞪大了眼睛，露出一种呆滞的目光，等他们回过神来，这人又会成为他们谈论的焦点。最终一定会给他一个姓名、一个住址，免不了一阵取笑，寻个开心，编这类市井笑料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。

但是，人们谈论最多的要数葛朗台。葛朗台是这个城中的首富。究竟他有多少钱，看来只有他自己和上帝知道。有些事情就是这样，越是神秘的事物就越容易激发兴趣、引发联想，也就使人们乐于谈论这件神秘的事情。因此，葛朗台一家的事就成为他们茶余饭后关注的焦点。

“你看那葛朗台先生的头发，黄中带白，就像是黄金中掺着白银。”

“那还用说呀，人家是有钱人。听说，他家有一个小金库，只有葛朗台先生一个人能进得去，他经常半夜里把门打开，哇！满地都是金子，把葛朗台先生的脸都照亮了，这时他的双眼就放射出异样的光芒，葛朗台先生就扑过去，把钱抓起来，然后又慢慢地扔在那些金币堆里。这时葛朗台先生忽然清醒了，他怕钱声被别人听见，最后他仔细听听毫无动静之后，就恋恋不舍地锁上门回去睡觉。”

“听说，连他最心爱的女儿都不知道他有多少钱！”

“女孩子，不知道父亲有多少钱也并不奇怪，但是这位欧也妮小姐的婚事却是值得研究的问题。要是谁娶了

她，那可平步青云了。”

当然，人们最终谈论的焦点都是要回到欧也妮小姐的身上。她有一位有钱的父亲，钱多得数不清，尽管葛朗台爱财如命，但最终他也不会把这所有的财产都带进棺材，而这些钱的唯一继承人又是这位小姐，所以她的婚事格外引人注目。

“我猜葛朗台一定会把女儿嫁给克罗旭的侄子，这个年轻人自从当了索漠城初级裁判所所长之后，人变得更加神气了，听说他在本姓克罗旭之上又加了一个篷风的姓氏，他准是要靠这个姓氏出名呢！他才三十三岁，可谓是年轻有为了，每年有六、七千法朗的收入，那是咱多少个葡萄园的收入呀，而且他还可以继承两位叔父的遗产，他的两位叔父的钱加起来也不亚于葛朗台，所以在这场竞争中，克罗旭先生一定会赢的，那对于葛朗台先生可真是锦上添花啦！”

“我看不一定，我想欧也妮最终也许会嫁给台·格拉桑的儿子阿道夫，因为他只有二十三岁，和欧也妮小姐很相配，谁家的女儿不喜欢找个与自己年龄相当的丈夫；再说台·格拉桑先生又是咱们城里的银行家，听说台·格

拉桑太太跟葛朗台太太的关系相当密切，情同姐妹，女人们在一起，渐渐就会使欧也妮动心的。”

“我同意嫁给阿道夫。台·格拉桑家论门第、论财富都不差，最关键的是阿道夫是一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，又刚刚从学校出来，年轻人的甜言蜜语会使姑娘很快动心的，你们看着吧，这门亲事很快就会订下来的。”

“你先别着急，你没看克罗旭家的人和葛朗台先生的关系多近，葛朗台先生只准他们一家可以随便拜访。再说，女儿的婚事应由父亲做主，你看着吧，欧也妮一定会嫁给所长的。”

“也许葛朗台先生找个议员做女婿吧。”

“哪个议员会找一个曾经做过箍桶匠的老头儿做自己的丈人呢？别开玩笑啦！”

“开什么玩笑？就凭葛朗台先生的万贯家资，谁还会在乎他曾经是一个箍桶匠。”

“我看啊，要不把欧也妮嫁给你得了。”

于是人群中就会有一阵骚动，人们开怀大笑，当然这是他们对金钱的一种渴望，当这种渴望无法实现时，也只有谈论一下来发泄内心中这种心情了。

慢慢地沿着这条石子街向前走，拐弯抹角地走过去，就可以看到一处阴森森、静悄悄凹进去的地方，在那里伫立着一座古老的建筑。

门框的穹窿与两根支柱早已经凹凸不平，像被虫蛀过一样，大眼儿、小眼儿、大坑儿、小坑儿，密密麻麻。门柱是用一种洛河的沙和着泥抹成的，但是这种沙的质地较软，再加上风吹雨淋，现在已经渐渐地脱落。那门顶上有一块用硬石刻的浮雕，现在已经看不清图案了，但是它好像有随时掉下来的可能。经过风吹日晒，上面已长满了车前草、苋菜、野菊，还有一颗小树在茁壮成长着，已经有半人高了。

褐色的大门由独幅的橡木做的，显然已经好久没有漆过，到处开裂。有的油漆带着木板皮一起卷起来，就像一张饥饿的口。每扇门板都有一方小门。小门的上面有一个方形的满是红锈的铁栅。这铁栅在战争时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，房子的主人可以透过这铁栅的缝隙观察街上的动静。而今，外面的人透过这铁栅隐约可以看到黑暗的环洞，而里边的人则可以清楚地看到外面来的客人。铁栅的上面有一个粗大的铁环，铁环的下边拴着一

个重钟，重钟的中心正好落在那奇形怪状的钉子中心上，每逢有人敲门，就会发出“当当”的声音，这时房子里的人就会出来开门。

走进大门，是一个黑乎乎的环洞，环洞的下面是乱七八糟的台阶，已经年久失修，变得破败不堪。穿过环洞，眼前是一个不算太大的花园。说是花园，因为那用石头堆砌的花坛中还有几朵花在开放，但是草的数量明显要比花多得多，倒是那青藤长得格外茂盛，已经爬满了架，让人感觉还有几分生气。

走进正房，开开一个小门便走进了堂屋，堂屋在这些地方是非常重要的，它不仅是会客、吃饭、谈生意的场所，而且除了睡觉这便是家人休息的地方。所以很多人都把堂屋的装饰看作是家庭经济状况的标志。堂屋简陋、空旷，屋里铺着地板，但踩上去已经发出吱吱的响声了。屋子里面有两扇窗户，透进点阳光，仍很黑暗。墙壁板从上到下都是灰色的，壁炉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在这夏日里是不会生火的，就算是天气稍冷一点儿，主人也不情愿生火取暖。抬头一看那顶棚，梁木还清清楚楚地裸露在外面，梁木中间的楼板倒是涂着白色的涂料，

但时间也许是太久了，那白色的涂料已经变成残黄色的了。

墙壁上挂着一块很厚的变形镜子，下面拴着一个红色的坠子，但红坠已经有点变黑。那厚厚的镜面上虽没有灰尘，但背后部分水银已经脱落，看起来模模糊糊的。在这模糊的镜子中可以看到堂屋的一切。中间是一个木细工的牌桌，巧妙的工匠似乎已经猜透了主人的心思，在上面画着棋盘，牌桌的四周摆着一圈古式的雕花坐椅，是那种最好的红木做成的，但有些已经明显有修补过的痕迹。椅子的面上是用那种花绸做成的，花绸上织着拉·封丹的寓言，但花绸早已旧了、坏了，勤劳的女主人用大块的布把那些洞补上了，但那些寓言故事图案也被这大大小小的补丁支解了，如果不是这寓言的作者，或是熟知这则寓言的人是绝对猜不出完整的意思来的。

这就是人们所谈论的葛朗台的家，很难把这间房子和他的财产联系起来。

葛朗台家最豪华的装饰就是壁炉架对面的墙壁，墙壁的下面挂着一块晴雨表，黑色的框子镶着金边，苍蝇在上面肆无忌惮地飞着。估计情况也不会有多少金粉留

下了。那是葛朗台先生在一个破旧的市场花两法朗买来的，新的晴雨表要用十法朗，为此葛朗台先生欣喜了好几天。墙壁的上面挂着两幅水粉画的雕像，听说那是葛朗台太太的外公和外婆。画像四周的窗帘是都尔红绸，两旁用有大坠子的丝带吊着，这种高贵典雅的装饰和这黑暗简陋的堂屋极不相称，葛朗台先生绝对不会花上这么多钱来装饰这两幅死人的画像的，那比要了他的命还难受。原来，这些都是葛朗台太太继承其父母的遗产时就有的，包括屋子里的牌桌、坐椅，还有墙壁上的放射青光的镜子，壁炉架上面那古老的座钟，红木酒橱等等都是。

靠门洞的窗台下面，摆着一张大的和一张红木的破旧的小椅子。那是葛朗台太太和欧也妮呆的地方，屋里的光线太黑暗，白日里，母女俩就坐在这里做家中的活计，有时也抬起头透过窗户看看外面的风景，但在大多时候，母女二人在这里谈话，天真纯洁的欧也妮只有从母亲那里受点古老的教育。她们像女仆一样操持着家务，除非葛朗台太太病了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